

2006年度



鲁迅文学奖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

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
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

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

梁斌文学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优秀小说奖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
HUOJIANG
XIAOSHUO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
精品大系

06 卷

蒋韵 胡文学 郭文斌 苏童等/著

下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集国内文学大奖之大成
汇名家小说精品于一书

新世纪

XINSHIJI
HUOJIANG
XIAOSHUO
JINGPINDAXI

获奖小说
精品大系

06 卷

蒋韵 胡文学 郭文斌 苏童等/著

下

2006年度

鲁迅文学奖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中篇小说奖

《小说选刊》全国读者最喜爱的小说奖

《小说月报》百花奖

中国小说学会中国小说排行榜

“茅台杯”人民文学奖

2006.10.15-2006.11.15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首届梁斌文学奖

乱 季

孙春平

1

电视里正播一周国际形势述评。伊拉克炸炸杀杀的还没消停，巴以那边又战火密布，还说又抓了一个间谍。项林眼盯着电视，突然抓起电话，叫司机马上把车开来接他。正在铺床放被的夫人问，又啥急事呀？这大半夜的。项林忙着穿衣蹬鞋，说，又要打起来了。夫人恨道，打不打起来关你屁事，你是联合国秘书长啊？怕是在外头养小蜜，连觉都不想在家睡了吧？项林不理她，开了门就下楼去了。

乡政府离县城三十多里，四个轮子飞转，也就抽两棵烟的工夫。项林进了大院时，几个值班和明早还要执行拉堵任务的乡干部刚刚扔下扑克，各回屋子正准备睡觉。项林径奔了副书记谷秉芳的屋子。

项林原在县里当局长，到西林堡任乡党委书记兼乡长也有一年多了。西林堡乡在102国道西边，土地一马平川，条件不错，老百姓吃不愁，穿不愁，算是过了温饱线。以国道为界，那边就是东林堡，地理条件跟西林堡差不多，地平路直，土质肥沃，人均占地都是两亩多，可那边的经济状况就远不是温饱型的了，隔路相望，哪个屯子都戳起了十户八户的小楼，姑娘小伙子们连下地干活都骑

摩托车，突突突一溜烟，别提多神气了，人均收入要比西林堡高上近千元。东林堡乡政府的门前就是一个蔬菜批发大市场，占地上百亩，光是那个市场，一年的财政收入就在七八百万，大市场带动了蔬菜产业化，全乡农民一年四季往手里搂钱，老百姓不富得流油才怪呢。

其实西林堡的大棚也不少，乡政府门前也有一个市场，所差只是比人家稍迟了一步。这一步可就了不得，好比百米赛跑，响枪时打了个趔趄，要想追上人家就难了。东林堡乡的领头人刘成吉又是赛场上的高手，凭着经验和技巧，越发把西林堡拉得远了，每到交易旺季，吸引得附近乡镇的菜农都往那里拥，大车小辆想挤进去都难，去晚的就得在市场外排队，一排排出好几里。可西林堡就冷清得多了，偌大的市场上车辆稀稀落落，像羊粪蛋儿形不成规模，自然也就难见效益。为这事，乡领导急得嘴巴上直起泡，大会小会没少开，又连轰带撵地让乡干部们天不亮就蹲到各个路口去，把外地的拉菜车往西边拉，堵着西林堡的菜车不要往东边去。可堵紧了，菜农们就和乡干部吵起来，说不是自由交易吗？谁规定的非得在西林堡卖？问得乡干部们干嘎巴嘴说不出话。还有的菜农不争不吵，调头磨车，可转眼的工夫，不定又从哪条乡路上偷偷摸摸过去了，好像土八路打游击，神出鬼没，乡干部倒成了日本小鬼子。大棚菜的旺季在初春，交易高峰主要在每天天将亮到日上三竿的那一阵，所以每天人们回到乡里时，一个个冻得又是蹦又是跳的，嘴里一个劲地骂，骂天气干巴冷老天爷该被刀刮，又骂菜农见利忘义吃里爬外是汉奸，有时连自己都骂，说乡干部们坐在家里像孙子，出去拉堵屁事不顶像傻子，一个个冻得又像王八犊子……

谷秉芳正在洗漱，见项林敲门进来，忙吐了嘴巴里的白沫沫，问，哟，乡长没回家呀？刚才打扑克怎么没看到你？

项林从衣袋里摸出一棵烟，叼在嘴上，说，回去了，又回来了，在家也睡不踏实。眼下咱乡的市场就这么个局面，你是从上边下来的，眼界宽，得帮我多想想办法。

谷秉芳说，我初来乍到的，能跟上鼓点敲敲锣就不错了。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吩咐，我这人缺眼力界儿。

谷秉芳原来是团市委农村部的部长，市里组织青年干部到乡镇基层锻炼，

便坚决要求下来。县里在安排她去哪个乡时，还很是费了一些脑筋。女同志嘛，又年轻，且不说水平能力如何，只那日常起居便不好安排。县委组织部长把几家有安置任务的乡党委书记找了去，先请各家主动请缨，又介绍说这位谷秉芳虽说是女同志，但风风火火的，有男士之风，在团市委时就经常往乡下跑，一点儿女人的小家子气都没有。乡镇党委书记们闷着头，只是不吭声。组织部长一催再催，项林说，上头既给派下来了，就好像新媳妇进了婆家门，总不能往回打发呀，依我看，抓阄吧。大家立刻表态说，好，抓阄，看谁手臭，活该。没想在那十几个纸团团里，就让项林一把抓到了手，看着大家幸灾乐祸哈哈地笑，气得他直用手抽自己嘴巴，骂，我让你嘴欠！我让你手臭！乐得大家越发不可支，还一再加劲，打就打，使点儿劲！组织部长也笑，强调说，那就这么定了，但我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这事到此拉倒，谁也不许再往外说，谁长个娘儿们嘴我跟谁没完，真要传进新来同志的耳朵里，不好！

谷秉芳估摸项林这时候返回乡里来，一定是又有了什么新想法。项林果然问，东林堡的刘成吉你不是认识吗？

谷秉芳点头说，刚到县里报到时，县里组织去东林堡参观，听他介绍过情况。

那他认识你吗？

谷秉芳摇头说，当时一块儿去的有二十来人，虽说挨个握过手，也是礼节性的，后来也没再打过交道。咱记得人家，人家未必记得住咱。

项林沉吟地说，刘成吉那人可了不得，脑子活，胆子大，敢想敢干，招法也多。倒退几年，东林堡是地瓜，西林堡是土豆，不见得比咱们强多少。扣大棚就是他坐了一把交椅后闹腾起来的，建蔬菜大市场也是他的主意。我看咱们要想摆脱被动局面，光拉光堵不行，得想办法从刘成吉那儿淘弄点真玩意儿了。尤其是眼下这一阵，正是大棚里的乱季蔬菜争行抢市的关口，误了一时便误了一季，误了一季又误了一年，不抓紧想想办法可不行了。

谷秉芳说，哪天把他请过来，或者干脆组织乡里干部到他那里去，叫他掰开饽饽说馅，给咱们好好讲半天。刘成吉不至于跟咱们还留一手吧？

项林摇头，他讲的，我还少听了？可讲是一回事，具体操作起来又是一回

事，很多事情是只能做，不能讲的，或者是只能讲手心，不能讲手背的。况且，商场如战场，同行是冤家，谁心里不暗藏两张牌？你别看刘成吉嘻嘻哈哈，整个儿一个心大舌敞心不藏事的样子，哼，打呼噜都半睁一只眼，放个屁未必不掺假，比猴子都精。

谷秉芳说，你就痛快说吧，想叫我干什么？我认真执行照办就是。

项林说，刚才我在家，突然想起一个主意。你说，如果咱们暗中派个人过去，鸦雀无声地跟上刘成吉一些日子，看看他每天都在市场上转些什么，都用些啥招儿法，行不行？

谷秉芳点头，是个好主意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。

项林说，但派去的这个人不能露身份，这老兄要是知道了，立刻就会把派去的人请进宾馆，又是烟又是酒的一顿客气，保准屁也不让你撒抹一分。我思来想去的，这事你去最合适，你认识他，他却不认识你，你又是女同志，估计他心里更不会设防。你每天天不亮过去，等市场上人一见少就回来。

谷秉芳笑说，给我的任务是当卧底特工。

项林说，话叫你这么一说，先叫我脸红。

谷秉芳说，气不虚，胆就壮，我不光觉得光荣，还挺刺激呢。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吧。

项林说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只好就得让你吃点儿苦了。你不能坐小汽车去，最好采取鬼子进村的办法，找一辆去那边卖菜的大车，你装作跟车的，保他人不知，鬼不觉。

谷秉芳说，行，什么时候行动？

说干就干，明儿一早就开始吧。项林说道，肩一耸，将军大衣扔到了床上，说正是春寒刺骨的时候，你把这个穿上，虽不好看，但挡寒，又遮眼，一会儿我再给你找顶狗皮帽子，往脑袋上一扣，更让他连男女都辨不清。有句老话，三人同行，小弟受苦，我却让老妹起五更爬半夜的去遭这份罪，不上讲究啊！

谷秉芳爽快地说，你只管把我当老弟，就上讲究了。

项林夜不能寐密谋于暗室，其实刘成吉也没闲情逸致马放南山。

东林堡市场的边上，新建了好几家宾馆，虽说规模都不很大，可档次却不低，设施不比城市里的宾馆差多少。紧挨着宾馆还有两家娱乐城，能吃能喝，能歌能舞，还有地方桑拿按摩。既是蔬菜集散批发之地，天南地北的商人们自是不会少聚于此，少不得灯红酒绿的去处。

刘成吉入夜后的时光常在酒吧里打发，他独往独来，酒吧老板一见了，便安排他坐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幽暗去处，一包烟，一壶茶，静静独坐。进到这里来的多是酒徒，三五一聚，豪情大发，侃侃海聊，嘴巴上全无遮拦。菜商们的高谈阔论，声声入耳，去了那些南山打狼北山擒虎的吹牛成分，刘成吉没少从中探得一些各地的市场信息和经商招法。这是刘成吉的一个秘密，在东林堡也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

这一夜，刘成吉又听邻桌一位北方老客洪声亮嗓地叫，这回哥儿们回牡丹江老家去，主要是搞鲜菜批发，还望各位老兄有菜多往我那里送。我老崔，别的长处没有，就是一个仗义，从不做食亲财黑的事，挣了钱咱们一个饽饽掰两瓣，一盅酒匀着喝，利益均摊，保证亏不了诸位！立刻有人响应，酒杯碰得噼啪响，说得热烈，酒也喝得畅快。

刘成吉整天在市场上转，对各地来的菜商基本都有些印象，这个崔老板确是个粗豪的人，收菜张口一个价，不在小钱儿上计较。有一天，他的摊位收青椒，比别的菜商一斤高抬了五毛钱，惹得菜农们都往他那里拥。有个菜商气不过，凑过去跟他辩争，不免冒出些不恭之词，他甩手一个耳光，打得那人口鼻流血。市场管理所的人赶过去，说他违犯了市场治安管理，罚他两千元钱，不然就送他去派出所。他二话没说，从怀里摸出一沓票子，说这是两千五，多的五百，我再往他脸上吐口唾沫行不？没等工作人员做出反应，他呸的一口已向那人脸上吐去。气得管理员又罚他十天不许在市场收购蔬菜。

夜已深，刘成吉悄然起身，出门时小声吩咐服务小姐，一会儿那张桌的客人

散时，请转告崔老板，就说我在乡政府等他，不见不散。

东林堡的乡政府是一幢新盖的四层大楼，坐落在市场的北侧，站在四楼窗前，百余亩的宽广市场一览无余。崔老板一身酒气赶来时，已是午夜。刘成吉端坐在老板台后，展着一张报纸在看，惹人注目的是老板台正中摆着两条红亮亮的中华烟，还有两瓶五粮液。见崔老板进来，刘成吉也不起身，只是将报纸放下，笑吟吟地说，崔老板好兴致啊。

嘿嘿，收了一天菜，浑身的筋都紧了，跟几个哥儿们乐呵乐呵。不知刘乡长找，要不早过来了。

崔老板满面通红，好似熟蟹盖，惴惴地陪着笑。别看这些人在市场上腰里绑扁担，在菜农们面前横晃，可到了刘成吉面前，先觉矮了三分。但凡想来东林堡挣大钱的，都知刘成吉就是这里天字第一号的土皇上，随便给谁紧紧鞋带找找小茬儿，都得在腰包里的票子上算计算计。强龙难压地头蛇，齐天大圣得拜土地佬，何况这刘成吉确可算得一方神圣呢。

刘成吉扬了扬下巴颏，示意对面的一张折叠椅，说坐吧。整日常听人喊崔老板，如雷贯耳啊，还不知你的大号呢。

崔长富。长久的长，富裕的富。

好名字呀。刘成吉淡淡一笑说，可究竟是长富，还是短富，可就看你自己的造化啦。

那是那是。崔长富随口应着，又觉不妥，忙又说，我们这些菜贩子还不是全托刘乡长的福，要不，咋的也是毛猴子戴鬼脸，白闹腾。

这可就是你的心口不一啦，我一个不入品的土地佬，管的也就是这一亩三分地，能有多大神通？搞活市场经济，离不开你们呀。听说老家在牡丹江？

哟，乡长这也知道？

别人可马虎，不知崔老板可就有点犯官僚主义啦。我有个舅舅就在海林，离牡丹江不远吧？

不远不远，出了牡丹江，往东第一县就是海林。乡长咋不早说？我早该去拜见拜见老人家。

这么论起来，你我就算半个老乡啦。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我那个舅

舅，当年挨饿的时候，实在扛不住，就去了海林当伐木工啦。

崔长富看了桌上的烟酒，就觉心里有了底数，也不那么紧张了。看来，刘乡长这是想让我给他舅舅捎东西呀。好，有了这层关系，再跟他舅舅搭上头，好好孝敬孝敬，东林堡市场上的事可就好办多了。

牡丹江那边有啥事，乡长尽管说话。崔长富说。

听说你就要回牡丹江去了。哪天走？

就想明天呢。

后天行不行？

那咋不行哩。乡长有事，咱头拱地也办。

刘成吉将老板台上的烟酒往前推了推，说有你这句话。我就放心了。这是送你的一点儿见面礼，礼轻义重，别看不起，收下吧。

崔长富顿吃一惊，慌忙地站起身说，刘乡长，这是怎么说？我还以为是让我捎给咱大舅的呢……

现在只要有钱，什么东西买不到？我何必大老远的让你受这个累，寄去几个钱就是了。

可……我到这块地面上挣票子，本该是孝敬你才是。我早听说刘乡长跟包老爷似的，脸黑，才一直没敢……

刘成吉哈哈笑了，你没敢，就对了。你要送我东西，那叫行贿，我撅了你的秤杆子，让你从此迈不进东林堡半步。这你信吧？可你收了我的东西，就是到了最高人民法院，谁也挑不出你的半点儿毛病。

崔长富仍是看着那东西发怔，问，乡长要是让我干点儿啥，这东西我就提走。要是平白无故的，我可是说啥也不敢拿，无功不受禄啊。

刘成吉说，那我就实话实说，我确实想让你替我办点儿事。而且这事只可你知我知，不管是办成之前还是办成之后，你要敢到外面去吹五诈六给我露出半点儿口风，我刘成吉可是翻脸不认人，脸黑手也黑！

崔长富愣愣神，还是拍了胸脯子，说中，只要不让我杀人放火，咋都行！

刘成吉笑起来，什么话，雇凶杀人放火，那叫黑社会，我是共产党的基层党委书记兼乡长啊，你可怎么想得出来？我嘛，只想求你受点儿委屈。

崔长富问，怎样的委屈？

刘成吉说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，我只想当着众人的面，打你一个嘴巴！

崔长富呆住了，不知这个一乡之长是跟自己一样喝多了，还是在开玩笑。

3

第二天一早，窗外还黑着，谷秉芳上路了。附近屯落里的鸡鸣，一声声啼落了夜空里的晨星。

夜里下了小雪，寒风裹着细细碎碎的雪粉，旋搅着，直往脸上扑，刮得人透不过气来。虽已是早春，可北方料峭的春寒，砭骨彻髓，只一刻的工夫，面孔便刺疼起来。

谷秉芳坐的那辆大车，车老板是位五十多岁的老大爷。车上的鲜菜用棉被严严实实地捂盖着，可仍能依稀透出几丝鲜韭的清新。大车颠簸着跑了一程，车老板和谷秉芳忍不住腿脚的冰寒，先后跳下车，跟着四腿的牲口往前跑，待身上有了一些热乎气，再坐上车去。谷秉芳找些话题，借以打发这清晨的孤寂和清寒。

大爷，我一直没琢磨明白，咱西林堡也有现成的市场，为什么乡亲们还非得起五更爬半夜地，往东林堡那边跑啊？

嗨，庄稼人土里刨食，在又潮又热的大棚里忙活了几个月，谁不指望多往手里抓挠两儿钱儿啊。东林堡菜卖得快，价钱也高，一斤贵个毛八分的，你算算这一车是多少？

那菜贩子也就傻了，眼看着咱西林堡的菜便宜，又为啥非往那边去？你这一车三五百斤都在算计着收入，他们往远处贩运，一家伙就是十万八万的，咋就不算计一下得多支出多少？

你这算计按说也有道理，当初咱庄稼人也都是这么笨心眼寻思的，可一来二去的，人们也就琢磨出另一个理儿了。你想想看，那菜贩子有几个是自家养大卡车的？就是自个儿有车，也要算计着多拉一车有一车的进项。人家把汽车停在东林堡，招招手动动嘴的工夫，菜就过磅了，上车了，等车上的货一满，立马

开车走人，或是哈尔滨，或是长春，抢在第二天一早，就批发上市了。要是在咱西林堡呢，就得担心一时半晌能不能把车装满，装不满菜贩子们就得像雪地里的兔子似的，四处乱跑再找货源。你算算吧，那汽车误了时辰，可是得给车主掏钱的，再加上人吃马嚼，耽误一天得扔进去多少？若是再抢不上哈尔滨或长春的行市，那赔得可就更大了。时间就是票子，菜贩子可比咱们算得精呢。这也正应了你们当干部常说的那句话，叫规模出效益，人家东林堡的摊子铺得就是比咱们的大，没法子呀！

一股寒风兜地而起，裹着雪糝子，呛得人倒憋了一口气。好一阵，谷秉芳又问，那您老再说说，咱们西林堡的市场要论占地面积，也不比那边差到哪里，怎么就引不来人呢？

车老板脆脆地甩了一声响鞭，嘿嘿地笑了，说，那我就说一句不怕你们乡官心恼脸热的话，打个比方吧，咱乡里的头头儿是要耙子的，人家东林堡的头头儿是抡金箍棒的，喊，猪八戒能耐再大，还斗得过孙猴子呀？

说着唠着，天已蒙蒙亮了。东林堡果然又是个交易繁忙的日子，离市场还有二里多地，菜农们的牛马车和小四轮已密密地排列在道路上，想往市场里进，只好慢慢等了。

谷秉芳站在公路边，放眼望晨光里东林堡远远近近的村庄，心里不由好是一番感慨。仅是隔着一条国道，那村庄里的家家户户，几乎是清一色的新建北京平房，一排排齐齐崭崭，有的还建起了别墅式的小楼，而村外，便是连绵成片浩若湖海的大棚区。初升的朝日将金橙橙的色彩涂抹在那住房和大棚上，再加炊烟与雾霭的弥漫，如虚如幻，辉映出让人感动的油画般色彩。而回头望去，西林堡确是让人惭愧了，村庄里虽也有了一些新建筑，但陈旧的老房子灰土土的杂陈其间，就像女孩子虽穿上了一件漂亮的新上衣，却掩不住裤子上的补丁，那份寒酸，不能不让她的父兄脸红心跳无地自容。也难怪项林夜里在家待不住，他是恨不得一天就赶上东林堡啊！

再想想此行的任务，谷秉芳更觉百味顿生，一言难诉。时光倒退十几年，数九隆冬里，寻常百姓哪家餐桌上吃得起水灵灵西红柿青椒大茄子？就是过大年时吃口韭菜，那也是乡下农民舍出热烘烘的炕头，侍候月子似的忙活几个月，

才割下那么几扎几捆，小心翼翼地带到市场上去卖，金贵得胜过大鱼大肉。可自从有了大棚，一切都变得稀松平常了，甚至在冬日里想吃野地里生的苦麻菜，也变得吹口气般的容易。赶到大量的大棚蔬菜下来时，虽说还是比夏天贵些，但也有限，连乡下人也很少舍不得花这份钱啦。菜农们说，乱了，乱了，一切都乱套了，连季节都乱了，这哪还讲春夏秋冬二十四节气啊！所以便把违反了季节时令下来的蔬菜统统称作乱季菜，区别于那些土豆白菜大萝卜，倒也贴切准确。可仅仅是季节时令乱了吗？比如这人与人、乡与乡、单位与单位的市场竞争，哪里还管它昔日的章法与规矩？真就是商场如战场，拼实力，也斗心智了。乱世出英雄，乱季呢，也会出豪杰吧？

谷秉芳跟老大爷告别，只身一人往市场深处走去。市场正面，醒目地高悬着一块十几平方米大的电子标牌，上面显示着当日各种蔬菜交易价格。拥挤的大市场里有条不紊，青椒、韭菜、茄子、西红柿，分门别类，各有收购点，菜农们的车辆分别排列，蔬菜过秤后，立刻装上了大卡车。满载而行的卡车又必须经由一个出口，那里有税务人员检验交易税票。按规定，市场交易税为百分之一，一天有这么多车辆满载而出，难怪东林堡财大气粗啊！

谷秉芳挤了一阵，又一路询问，在十八号摊位的地秤前总算找到了刘成吉。刘成吉完全是一副农民装束，一件黑布面的羊皮大氅，头顶狗皮帽，脚下一双踢死牛的大头鞋，一条长围巾不扎在脖颈间，竟拦腰束在腰间。如果不是有人指点，真是很难让谷秉芳认出他呢。他孤零零地一个人蹲在那里，拿着小棍在地面上胡乱地划，那神情与等待鲜菜过秤的菜农一模一样。

目标既已锁定，谷秉芳隐在人群里，和菜农有一搭没一搭地唠上几句闲嗑，不时地瞟上刘成吉一眼，看他蹲在这里到底要干什么。

观察了足有两顿饭的工夫，天色大亮了。刘成吉仍神色不动地蹲在那里，不声不响。谷秉芳正纳闷，忽听地秤前争吵了起来。那是一个干干瘦瘦的中年菜农，听掌秤的菜商报了数目，便把脑袋凑到秤前细看。菜商仗着人高马大，一把将他拨出去好几步远，嘴里还骂，看什么看，你瞎呀！菜农委屈地说，我在家是过了秤的，怎么一下子就少了三四十斤呢？差也不能差这么多吧？说着，又要往前凑。菜商更凶了，往后重重一搦，菜农趑趄着倒退，如果不是身后有人扶

住，就摔倒了。菜商凶凶地骂，想卖菜就得信我的秤，信不着痛快给我滚犊子，少添乱！

这边的骂声未落，只见刘成吉已呼地跳起身，照着菜商便将大巴掌抡过去，那菜商挨了一耳光，急往后闪，没想正绊在身后的菜筐上，一下摔了个屁股蹲儿。刘成吉也是凶凶地骂，你骂谁？还敢动手，我看你才是个彻头彻尾的正宗犊子呢！

围观的菜农们哄地笑起来。

菜商爬起来，跳起脚往前扑，骂，我×……我跟他做买卖，关你屁事？今儿我跟你没完！

刘成吉猛地甩下帽子，喝道，凡是到东林堡市场上卖菜的菜农都是我亲爹！谁敢欺负我爹我掘他八辈祖坟！你没完那你就跟我来，我还跟你没完呢！

刘成吉露出庐山真面目，顿时振奋了周围所有的人，有人惊呼，是刘乡长啊！又见几个市场管理人员急跑过来，一声声问怎么了。那菜商顿时软下来，僵立着不知说什么好。刘成吉脚下三蹬两甩，竟将两只笨重的大头鞋都甩到地秤上，喝道，我这双鞋早经了公平秤，四斤六两，只多不少，今儿我倒要看看上了你的这盘黑心秤，到底是个啥分量！

菜商忙去地秤上提鞋，说乡长消消气，快把鞋穿上，冰天雪地的，别冻着……

刘成吉两脚立地，不动，说，你少跟我玩儿虚头巴脑的，你让定盘星给我说话。

今儿是我财迷心窍，我认错，还不行吗？菜贩子赔着小心说。

你叫什么名字？

刘乡长，我认错了……

问你叫啥呢？食亲财黑的东西，连你爹给你起的名字都忘啦？

崔长富。

屁，就这德行，你就吹吧，还想长富呢？除非老天瞎了眼！

围观的人们又哄地笑起来。

刘成吉说，那你就给我说明白，今儿你是怎么财迷心窍，耍鬼儿骗人的？

崔长富用脚尖做了个往上挑的姿势，说过秤的时候，我趁人不注意，脚丫子在菜筐底下，嘿嘿，就这么了一下子……

刘成吉冷笑，这几天我就听说市场上有几盘秤不地道，我让你奸，我让你耍！说，耍了几天了？

哎呀，刘乡长，这可屈死人了，我是大姑娘上轿，头一回呀！

刘成吉骂，不定偷养过多少汉子了，还装处女！

人们哄地笑翻了天。

那一刻，地秤前已围了上百人。刘成吉抓过管理人员的电喇叭，大声宣布：把崔长富带到管理所去。一、弄虚作假，坑骗菜农，依照规定，罚！二、在市场上逞凶称霸，打骂菜农，罚！当然，对所有为发展东林堡市场做出贡献的经纪人和各地来的商客，我代表乡党委、乡政府和东林堡的父老乡亲深表感谢，可谁要胆敢胡作非为，坑农骗农，可别怪我们不客气，抓一个惩治一个，抓一对惩治一双。农民永远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这一条东林堡市场啥时也不会忘！

人们欢呼着，感慨着，很快散去。眼见了这一幕的谷秉芳站在那里发怔，心里不得不佩服刘成吉处理问题痛快淋漓，而且恰到好处地借题发挥，作了一篇让人传颂的好文章。

当天午后，谷秉芳回到乡里，把所见的一切都讲给了项林。项林不吭声，好一阵，才将信将疑地说，刘成吉敢这么整，菜农们当然会喊他几声青天，可他就怕得罪了那些经纪人和菜贩子？谷秉芳说，人家东林堡现在是店大欺客，菜商们心里想的头一条是发财挣票子，自然也就不会计较别的了。项林思忖良久，才说，搞市场经济，总得有买有卖，他心顾着咱四乡八邻的菜农，这一条咱们要学，但咱们也不能坐翘翘板，抬起了那头就压下了这头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？

4

此后的几天，谷秉芳每天起大早，连续去了东林堡，却再没见到刘成吉的影子。他是外出了？开会了？还是他本来就没把市场管理当作每日的必修课，只是偶尔过问一下呢？谷秉芳把自己的疑惑讲了，项林笑说，我知道这几天他在

忙什么。他蹲坑去了。蹲坑？谷秉芳吃了一惊，说他还亲自去抓小偷啊？项林说，我说的蹲坑跟你说的可不是一个意思。他是到102线和外县的交界处蹲着去了，专门统计一天南来北往有多少拉菜车。谷秉芳说，公路上的汽车都连成了串，又是这大冷的天，这个数可咋统计得过来？项林说，要不我咋说刘成吉难斗呢，别人看来难办的事，他就肯办，敢办，还一定要办成。我听说他带人在路边，一守就是一天一宿不合眼，饿了啃面包渴了喝饮料，见到拉菜车就去拦，客客气气又递烟又递火的，非得让人家告诉他是哪来的，到哪去，菜是哪装的，都是什么价？听说他光香烟就递出去了好几条。谷秉芳有些不解地问，他这是图个啥呀？项林说，这老兄的胃口，海大，恨不得把咱全县的乱季蔬菜都弄到他们东林堡去卖呢。人家既有吞象之心，咱们不能不防，不然西林堡就得等着黄摊了。

几天后，谷秉芳又在东林堡市场见到了更为精彩的一幕。如果说上次看到的惩治黑心菜商是刘成吉登台唱主角的话，那这一幕就是他躲在幕后当导演；前一幕有浪花翻卷，追光灯照，不乏光彩照人的效果，后一幕便是大潮暗涌，幕后清唱，于平静中更见出了一种惊人的气势。

那天，谷秉芳一进市场，就明显感觉到了一种与往日不同的气氛。虽然市场上的车辆仍是排列有序，菜农们平平静静地等待交易，可大车小辆只是不往前移动，也不见有满载的大卡车开出市场。菜农们三三五五地凑在一起，交头接耳，眼睛则睨着高悬的价格标牌。那蓝色底板上的鲜红电子数字在不见变化的固执中，闪烁出一种让人难以捉摸的诡秘与深邃。

谷秉芳凑到一伙菜农跟前去，问：怎么，今天没人收菜呀？

菜农说，今儿上市的主要是头刀韭菜，菜贩子们拧着劲压价，就是不动秤，绷住了。

价格牌上显示得清楚：头刀韭菜：2.60元。那是以公斤论，也就是一块三一斤了。

谷秉芳问，菜贩们开的价是多少？

一块一。

谷秉芳倒吸一口冷气。她虽说来乡下工作不久，可也知道，在蔬菜批发市

场上,买方和卖方,各成营垒,拧成一股劲互相对峙是常有的事,在西林堡也没少出过。一旦出现这种局面,就得看市场管理人员调解水平,如何斡旋了。

就这么僵下去呀?谷秉芳不无担心地问。

没事,大老板早把话传下来了,让大家稳住神,谁也不要自作主张。他说邻近几个县的头刀韭菜近几天都是一块三,只要大家齐心咬住,菜贩们早晚得认账。

谷秉芳问,大老板是谁?

菜农说,刘乡长刘成吉呀。你不是咱东林堡的呀?

谷秉芳忙掩饰地说,我不大到市场上来。大老板现在在哪儿呢?

菜农诡秘一笑,说这种时候,他哪能露面。八成正在乡政府的小楼里稳坐钓鱼台哪。你没见到处都有管理所的人吗,腰里都有家什,那叫遥控,懂了吧?

菜农说的家什就是手机。四面望去,果然见分散各处的管理人员们看似漫不经心,四处游走,实则不时走到菜农们面前小声嘀咕几句什么,那显然是在安抚,让人们稳住情绪,静待胜势。

刘成吉在乡民心目中的威望,谷秉芳早有耳闻,来东林堡观察了几天,更有感触,但似这般切实地体察,还是让她心生感叹。都说农民们是散兵游勇,尤其是土地承包给各家各户后,似这般一声暗中叮嘱,便生出三军号令般的威势,那需要的是真心的信赖,而不仅仅是一乡之长的权威呀!

又僵持了足有一个多钟头,管理人员们忽然有所动作了,挨车掀起捂在菜筐上面的棉被看,从中找出几车略显成色差的,叫他们把车赶到前面去过秤。那几位菜农有些不放心的,问给的啥价?管理人员说,你报价还是一块三,菜贩子必还一块一,你让到一块二,他点头你就卖,他不答应你还等着。菜农还有些不放心的,问,大老板怎么说?管理人员说,这就是他的主意,你快去吧,亏不了你。

很快有话传出来,说菜商们松口了,那些车上的菜开始过秤,果然是一块二成交。菜农们脸上露出了喜色,说他们那种成色的韭菜都能卖到一块二,咱们一块三是老太太擤鼻涕,手拿把掐了。

几车菜很快过完了秤,市场上再一次出现僵局。趁那工夫,谷秉芳满市场转,见数十盘地秤前都空落静寂,菜贩子们同样凑成一堆一伙,神色紧张地商量

着对策。买卖双方在沉默中较劲，就好似在拔河，那紧握在双方手中的大绳又岂止仅仅是价格呢。

突然，市场上一直在唱着《愚公移山》的高音大喇叭静了下来，一个清脆的女声平静地宣布“现在发布一个通知：为了保护广大菜农的利益，东林堡市场管理所决定，从即时起，以保护价收购鲜韭。价格是，一等每公斤二元六角，二等每公斤二元四角，一至五号秤马上开始收购，请菜农们凭检斤单到乡信用社领取现金。再播放一遍……”

市场上空顿时响起一片欢呼声，赶车来的车老板们喊着叫着，叭、叭地甩起了脆鞭，那划破天空的一声声炸响，不亚于除夕之夜的爆竹。那一刻，谷秉芳特别注意了那些菜商们，只见他们惊慌慌地一碰头，立刻向四处分散开。一元三，他们也急着开秤收购了，不然，他们若再想从管理所手里直接进菜，就要再交管理费，起码一斤得加五分钱呢。

谷秉芳回到西林堡，把这一幕再讲给项乡长，项林又是好一阵闷头不说话。谷秉芳说，刘成吉胆大包天，让我想来都难免有些后怕，要是菜商们真的齐心罢市，他可怎么收拾这个大摊子？我粗略算了一下，今儿东林堡市场上的韭菜少说也有五十万斤，收完怎么存放？冻坏了不说，怕是让信用社现印票子都来不及。项林说，这叫艺高人胆大，胆大人艺高，说句时髦话，那老兄玩儿的就是心跳。谷秉芳说，玩儿心跳也不是这么个玩儿法，菜农们拿不到现金，可要闹事啊，那不是玩儿火吗？项林摇头说，咱们看到的也许还只是其一，表面现象，不知的还有其二其三，在魔巾下捂着呢。戏法人人会变，各有奥妙不同。我看这样，这几天你干脆扮作菜商，在那边宾馆包间房。看来咱们光看市场早晨热闹的那一阵不行了，那只是前台，幕后的故事才是真的呢。你现在的侦察重点是夜幕下的东林堡。

刘成吉就像一只山林中的机警豹子，领地外的飒飒风响和他身边的枝摇叶动，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。有人报告，说这两天入夜后见有陌生警察到东林堡